

他把一生奉献给家乡南通

—纪念朱剑同志逝世一周年

□李明勋



2019年5月15日,朱剑出席“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新闻采访活动启动仪式
并为11支采访分队授旗。
记者 徐培钦摄

我们的老书记朱剑同志驾鹤西去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他似乎没有走,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他的那两本书——《朱剑文存》和《朱剑回忆录》就放在我的案桌上,常常翻开,仿佛我们在一起共同回忆往事,是那么贴近、亲切。但他真的走了,没有一声招呼就走了,我们再没有了相聚在一起的欢声笑语,再没有了结伴而行的互相关照,再没有了促膝谈心、放飞思想的喜悦。一起想这,心里就非常难过。

难以忘怀我们半个多世纪相处的日子。1962年7月初,我从江苏省委机关调回南通,分配在市委办公室工作,到市委机关报到,接待我的是朱剑同志。我们一见如故,他热情而又随和,向我介绍了市委和办公室的一些情况,交代我一面工作一面熟悉情况,并把我介绍给办公室同事们认识。他平易近人、年轻干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市委秘书长,还兼任南通日报总编和南通广播电台台长,工作很忙,但是他很关心我这个新到办公室工作的人,两次利用星期假日,邀我到他家去做客,还亲自上灶做了几个菜。他爱人冯昭我是认识的,我在省委《群众》杂志工作来南通采访,她和乔曾同志接待过我。在他家见到了冯昭,更多了亲切、自然的气氛。

市委办公室的工作是在秘书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紧张有序,让我学习了不少东西。1964年4月,他下放基层锻炼,免去秘书长职务,到南通国棉一厂任党委副书记兼党委政治部主任,我被担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保持了经常联系。不久我们又一起被抽调参加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赴徐州搞“四清”。回来后朱剑调任国棉二厂党委书记。这一年“文革”爆发,市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邢白任组长,成员有江行、曹从坡、张国梁和我,我兼任“文革”办公室主任。市委分工邢白和我在“文革”第一线,我们首先受冲击。在机关陷于瘫痪的情况下,市委借调朱剑回来任“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他来后开了一阵“救火车”,也和我们一样成了“打倒”的对象,我们共同的罪名是“走资派”“旧市委的黑干将”。我们还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反省”。我们都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也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我们互相鼓励“相信群众相信党”,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底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避免了犯历史性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市委的安排,朱剑到城建系统,我到宣传文化系统,做了大量整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工作。1980年我们两人先后进入市委常委领导班子,他先后担任市委秘书长、市长、市委书记,我先后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后来他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我也于1991年4月到市人大常委会任常务副主任、党组成员。几十年间,我们合作共事,并肩奋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休以后,我们有了更多机会交往,对他为人做事也有了更多了解。他是我的老领导、好大哥,他平凡的一生光彩照人。

以不忘初心的理想抱负 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

朱剑是在战争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年17岁。为了表达他忠于党的事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他将自己原名朱德宗改为“朱剑”。朱剑就是“红色之剑”的意思。他参加革命的时期正是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斗争形势极为复杂的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惩奸、土改、参军等群众运动,立场坚定,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得到领导的肯定,由区委的一个干事,被提拔为区委书记。1946年的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向我解放区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发起自卫还击,战争打响了!敌人的清剿扫荡,还乡团的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残酷,南通县委决定创办一张《南通大众》报,调朱剑等三人承办此事。朱

以改革开放的勇气魄力 奠定南通经济腾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剑有幸进入中共南通市委核心领导班子。在1981年初召开的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文革”后首任南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在1983年南通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举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地市合并后的首任市长。

这一时期的老领导先后还有邢白、谢克东、王益众、吴铭等,他们曾先后担任南通市委书记,都对南通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朱剑在职时间最长,且从市长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连续十几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南通改革开放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南通滨江临海,交通闭塞,是一个“半岛型”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相当封闭,国家重要建设项目建设放不到南通来,自己搞的一些项目大多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南通要实行工业化现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走改革之路,走对外开放之路。朱剑同志面对现实,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争取扩大对外开放上。他带领市党政代表团先后赴上海、厦门、珠海、深圳等沿海城市学习考察对外开放的经验,并在紧靠香港的国家经济特区深圳建立了联络处,同时建立了全省第一家地方经营的“江海经济发展公司”,探索通过深圳和香港建立联系海外的桥头堡和通道。他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敢闯敢试精神,充分利用南通轻纺工业基础强的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创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办成了国棉二厂补偿贸易项目,建成了全省第一家家中日合资企业——力王公司。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广州、珠海、厦门和上海以后,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获此信息,南通成立了以朱剑为组长的“对外进一步开放筹划领导小组”,准备了充分的汇报资料,并派人专程赴南京向有关领导作详细汇报。在顾秀莲省长大力支持争取下,南通被列入到全国首批开放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名单里。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对外宣布批准南通市为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乘上了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头班车。在全国新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中,南通的条件算不上是最好的,但在实施中南通对外开放的指标和措施,许多都走在前面,并得到国家高层的看重,为此胡耀邦总书记专程来南通考察,极大地推动了南通的改革开放进程。

以文化自觉的博大情怀 推进“美丽南通”的全面建设

朱剑热爱南通,家乡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建设“美丽南通”是他的梦想。他关心狼山风景区的建设,在多个场合强调不许在长江岸线搞项目乱搭建。他与曹从坡获知范曾有意在家乡狼山广教寺为高僧造像,即以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国佛教协会提出申请,得到赵朴初会长的积极支持。他还委托我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徐虎同志约谈市港务局局长江峰,对长航系统规划的长江岸线“浅水浅用、深水深用”作调整,严格规定长江岸线港口建设项目必须保持与狼山足够的距离;必须留一段“生活岸线”,让市民到江边游玩;必须保护好江边自来水取水口不被污染;必须让过往南通江面的客轮旅客看到被誉为“水石盆景”的五山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远见的。他80多岁高龄还陪南通籍人文学专家周国兴到军山南麓考察。向市委、市政府建议在军山建立原生态自然保护区,保护军山珍贵的原生自然资源,为狼山风景区建设竭尽余力。

“文革”期间,濠河几乎无人管理,濠河被周边几十家工厂包围,被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严重污染。河水发黑发臭,行人要掩鼻而过。陈世魁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时,会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徐虎对濠河周边工厂企业和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的状况进行了调查,朱剑在市政府主持制定了濠河10年整治和建设规划,成立了濠河整治委员会,并亲自挂帅,任濠河整治委员会主任,当了南通第一位“河长”。市政府还规定,濠河治理是长期任务,历任市长都要兼任濠河整治委员会主任,成为市长的“接力棒”工程。在他主持下,濠河周边几十家企业悉数搬迁或关闭,把居民生活污水集中排入污水管,切断了流入濠河的污水源,又引长江水改善濠河水质。经过几届政府的不懈治理,终于还给了南通人民一个美丽的濠河。

南通是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十四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清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七战七捷”,都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南通“七战七捷”纪念馆、红十四军纪念馆和反清乡斗争纪念馆的建成,都是倡议和推动者之一。他重视红色文化的宣传和传承,他参加《南通日报》开展的江海文化大讨论,写文章提出红色文化是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耄耋之年,他连续七次在清明节前后,带领一群“红二代”到如东景安地区“耙齿凌”烈士陵园,纪念安息在那里的革命老前辈王野翔同志和牺牲在那里的抗日烈士。

他非常敬重他的老前辈、老领导,如赵琅、周伯藩、王野翔、谢克东、林克、邢白等,总是不忘他们在南通工作期间为南通人民作出的贡献。他为几位老领导写纪念文章,弘扬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一些从南通走出去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和曾在南通工作的老同志,回到家乡或故地重游,都要见一见朱剑同志,朱剑同志总是热情接待,他家成了老同志的“接待处”,让这些老同志深感“宾至如归”,对南通留下美好印象。

朱剑同志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生在南通,长在南通,从参加革命到光荣离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南通。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他深爱的家乡南通。南通,就是他毕生奉献的舞台和丰碑。

(作者为中共南通市委原副书记,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难以忘怀的扶掖

——铭记朱剑书记的一则批示

□贾涛根

在时光匆匆的流逝里,朱剑老书记辞世已经一年了。

不久前,我们南通业余工大1966届机械大专班的几位老同学碰在一起时,谈起了朱老书记为我们学历问题作过批示的往事,都感动不已。朱老书记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刘少奇同志从“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作出了“大力发展职工教育,多办半工半读学校”的指示。南通市总工会和教育局闻风而动,经市委、市人委批准,于1964年5月在任港路开办了职工业余大学机械专业班。我和二十多名高中或中专毕业、在机械制造岗位工作的企业职工,经过入学考试合格,成为这个半工半读大专班的学员。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学习了高等数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金属切削工具、机器制造工艺学、企业经营管理等十六门课程。教学老师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高等学校的教学经验,教材都是根据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主要专业课的必学内容,精选高等学校的标准课本进行教学。根据教学计划,定时进行了阶段性考试和考核。老师们教得十分尽心,我们也学得比较认真。

由于我们这个机械制造专业大专班办得比较成功,市总工会、教育局又相继在机械、纺织、化工、电气等行业新开办了五个大专班,并附设了十八个中专班,市委、市人委决定正式成立南通市业余工业大学,并于1966年3月1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校址设在西寺。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极“左”路线的日益肆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刘少奇倡导的职业教育被贬斥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职工学校的各项工作日渐举步维艰。在“文革”浩劫的愈演愈烈中,南通业余工大无法逃脱撤销停办的命运,坚持三年寒窗的机械大专班学员,被政治风暴驱赶得五离四散,我们的大专学习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各条战线拨乱反正不断深入,我们这些机械大专班的老同学得知教育部正在调查和核实“文革”前业余大学的名单,准备对确系1966年前教学计划和办学条件基本符合大学本科或专科要求的业余大学,给予承认学历并向社会颁发毕业证书的信息后,立即向市教育局、总工会提出了承认补发毕业证书的要求。

市教育局、总工会于1984年5月向江苏省教育厅呈上《关于给原南通市职工业余大学半工半读机械大专班补发证书的请示报告》。经多方努力、大量提供有关资料,省教育委员会于1987年2月下发文件,同意市工人业余大学给我们这批学员补发大专毕业证书。按规定毕业证书需由市教育局颁发,但直到六月都未见动静,同学们都十分焦急。

我和王佩麟作为正副班长,在大家的催促下,于1987年5月27日带了材料去朱剑书记家中汇报学历申报情况。朱书记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耐心听取了我们的口头汇报,还翻阅了有关的书面资料。在又询问了一些情况下,要我们将材料留下,说让他再了解一些情况和与主管方面研究以后,再批复我们。过了几日,我们大专班的班主任费钟平老师就兴奋地告诉我们,朱书记已经在业大给教育局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这批学员补发文凭问题,常委曾讨论过,应设法给予解决。现在有上级文件可作根据,更应及时落实。”在朱书记的关心下,我们的学历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获准领取国家教委颁发的大专毕业证书。

1987年6月20日,市里在南通机床厂教学楼隆重举行了南通市工人业余大学一九六六届机械制造班颁发毕业证书典礼。市委书记朱剑在百忙中亲自到会,与副市长徐虎,市委、市府老领导刘光、曹从坡,教育局局长李炎,教育局老领导朱仕远,总工会主席戈雪芬等到会祝贺,并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

当我们一个个学员从朱书记等领导手中接过证书时都十分激动,不少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二十年后学历才被承认,我们怎能不对党的拨乱反正好政策,对朱书记等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扶掖,从心底里难以忘怀、感恩不尽呢?



20世纪80年代初,李明勋(右)陪同朱剑在马鞍山上看长江。



2017年夏,李明勋(前左二)、徐燕(前右一)、陈华汝(前左一)、陆兴达(后左三)等在南公园。



朱剑与儿子朱远源



学员们接过迟到的毕业证书